



陽微子
張子
堯曰

第
十
卷

服部文庫

117

220

7



詩經

詩經

七
癸

陽貨微子
子張
堯曰



陽貨

見孔子章

仁齋曰似則似矣然若聖人之德之大欲言言而
 論句句而議焉則是欲以昭昭之多而觀天一撮
 土之多而量地也云云禮記中庸今天天斯昭之多及
 其元窮也日月星辰萬物覆
 焉今天地一撮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產振河
 海而不洩萬物載焉
 何則仁齋以不為己甚為之解古必此記仲
 尼不為己甚
 而示學者以危世之權也云孟子離婁下孟子曰仲尼不
 為己甚者古必伯夷聖之清也世元一人可者柳下惠
 之和也也元一人不可者皆不免流乎一偏而為己

甚惟天子從軍然无迹隨時而中犹天地之化四時代序而人不見其迹此所以為不為己甚也蓋非敢不為己甚自不至於為己甚若謂有意不為己甚則不可也

孟子亦對伯夷柳下惠云尔孟子公孫丑上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

誰執其咎詩小雅小旻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

又揚雄謂孔子敬所不敬云云揚子法言第六百

孔子虽曰桓魋其如予何述而篇

然亦微服過於宋孟子萬章上孔子不悅於魯衛過宋是時孔子當阮主司城貞子

孔子當以孟子待王驩者待陽貨孟子公孫丑下孟子為卿於齊

出吊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有卿之位不為小齊或治之吊何言哉又離婁下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吊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礼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礼子教以戒為簡不亦異乎

子曰性相近也章

生而知之者上也云云季氏篇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云云公冶長篇

韓愈詩欲知學之力賢愚同一初云符續居城南詩
自孟子有性善之言而儒者論性聚訟萬古孟子
滕文公上孟子性善言必稱堯舜

荀子又發性惡以抗之荀子性惡篇孟子曰今人之性則過矣今人之性生而離其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曰若是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

仁齋辨之者是矣古人云此明聖人之教不責性而專責習也言人性氣質其初未甚相遠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矣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皆就生質論之而非以理言之也若以理言之則豈可以遠近言哉

然仁育又以孔子孟子其旨不殊焉其言曰

人之性質云云古义

孟子則主仁必内外之說見學而篇考

孟子則主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告子下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章

或以為子曰字衍也

按古必以此章合前章細住云或曰下子曰二字衍文今從之

孔子曰可使由之云云泰伯篇

聖人可學而至焉見學而篇首音考

氣質可變而盡焉

前章朱注此所謂性無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同有義惡之不同

矣然於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

書曰習与性成大甲上
子之武城章

弦絃古字通用

康熙字典五經文字琴瑟弦用弦字作絃者非按經典弦通作

吳有子游祠

大明一統志南京蘇州府吳公祠在常熟縣學宋慶元間知縣孫忠時連朱文公記有曰吳公祠者孔門高弟言偃子游之祀也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孝經廣要道章

公山弗擾以費畔章

興周道於東方者尊王室以號令天下管仲

之事也

辨名王霸條王霸之辨古所先也現於孔子稱管仲如其仁各載秦誓則孔子未嘗以霸為非焉

王与霸其所以異者時位耳當春秋時豈有所謂霸道哉使孔子見用於時必為管仲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

孔子以天下告者惟顏子子張百 顏淵篇 顏淵問礼為仁一日克己復礼天下歸焉

師過商不及先進篇

傳先生之道千後世則子張不及子夏焉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云云

至於子思孟子皆以議論与天下之人爭故動曰天

下天下焉

礼記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又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孟子梁惠王下樂天者保天下云云 又曰乐以天下憂以天下云云

佛肝召子欲往章

古來以為苦匏傳曰匏謂之瓠誤矣蓋匏苦瓠甘復有長短之殊定非一物也子曰吾豈匏瓠也哉為能偃仰而不食以苦故也云云

焦弱侯獨以為星名焦氏華乘云臨川人志柳之天文圖有匏瓜星其下註云論語君匏瓜也哉為能繫而不食正指星而言蓋星有匏瓜之名後繫於天而不可食正與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月以明焦疏字弱侯人

匏即壺盧詩邶凡匏有苦葉菰

如日月星辰繫焉之繫禮記中庸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

維南有箕云云詩小雅大東篇

石氏星經星經曰瓜匏五星在離珠北入女一度去北辰七十一度

史記史記天官各匏瓜有青黑星字之石氏星經史記隋書或曰瓜瓠或曰瓠瓜或曰匏瓜今按史記及隋書其作匏瓜

無作瓜匏或瓠瓜者星經可考

隋書隋書天文志作匏瓜或曰匏瓜下木有其星近須女賤女象掌果蔬蔬菜事凡星皆以類相從匏瓜乃匏與瓜亦為

蔬蔬總名象以命之已四十字按文獻通考及史記正必皆云須女賤妻之稱主布帛裁製嫁娶又云織女天女也主果蔬絲帛珍寶徵所引典二昏不合故刪去焉

為鋪餽也孟子離婁上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鋪餽也

仁齋先生曰云云見古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章

請問其目顏淵篇

行五者於天下見前章

三樂三友三畏三愆共見季氏篇

一貫里仁篇

泰伯篇直之絞勇之乱

泰伯篇子曰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絞

詩昏義之府礼乐德之則

傳二十七年左使趙衰之語見學而篇考

禮乐得於身謂之德

礼記乐記礼乐皆得謂之有德

可陷可罔之類

雍也篇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子產之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孟子離婁下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

乘輿濟人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文帝之以笞杖易肉刑

漢晉文帝本記十三年五月除肉刑法又刑法志丞相張蒼

御史大夫馮敬奏言臣謹

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為城且春當

黑者髡鉗為城且春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罪之已論命後有咎罪者皆棄市云云又云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

仁者曰仁者愛人然不學以照之則柔而无斷如婦人之仁見古

大氏智者象天仁者象地可考

仁齋曰六者必待學問而後救偏補弊能成其德
見古義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左右逢原孟子離婁下取之左右逢其原

書為聖賢大訓尚書孔安國序夏商周之書雖設教
不倫雅語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
之以為大訓

禮樂乃德之則見前章考

主文譎諫毛詩關雎序主文而譎諫

言者無罪聽者不怒毛詩關雎序古之者無罪聞之者
足以戒

子謂伯魚曰章

仁齋云二南之詩至大同也古義全文
書曰不學牆面周官

古之學詩書礼而詩礼為先

礼記乐記大學始教
皮弁祭蒙宵雅肄三

官其始也鄭玄注祭蒙礼先聖先師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
皇者華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章

口耳之學荀子勸學篇可考

孔子曰有德者有言憲問篇

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與哉章

吮癰舐痔

莊子列禦寇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二瘡者得車
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

左傳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見學而篇考

觀其取管仲可以見已

八佾篇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
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車不

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
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管氏而知礼孰不
知礼又憲問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
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
如其仁

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述而篇

內聖外王之說見題言考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章

此解本於孔安國忘抵觸人意見前章六言

誤解子夏之言者

子張蒧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朱註大德猶言大節小節

老子廉而不剝

老子第五十八章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章

即告顏子放鄭聲也云云

衛靈公篇顏淵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路服周

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子曰予欲無言章

孺悲欲見孔子章

不屑之教誨

孟子告子下篇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具慶之日

詩小雅楚茨篇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又云尔穀既將莫怨具慶

夫礼者緣人情而作者也

是仁齋執一部論語而不信它經言至孔子而

斬新開闢而輕先王之道

古義綱領謂學問自夫子始斬新開闢可也

周礼司燿氏但有變火之文而春鑽榆柳等

說鄭玄不言但引鄭司農

周礼夏官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

救時疾鄭玄注鄭司農說以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柰柹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

按賈疏鄒子周書云云周禮夏官司燔疏先鄭引鄒子書論語註引周書不同者鄒子書出於周書其義是一故各引其一云云

在田曰稻刈獲曰禾云云

可考

稻為糯粟為秣梁為粟中一種皆後世醫家之說非古言矣本草綱目時珍曰稻稃者秣糯之通稱又云唐孟詵說本草言人不識粟而近也皆不識梁也大抵粘者為秣不粘者為粟又云今世俗

稱粟中之天穗長芒粗粒而有紅毛白毛黃毛之品者即梁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學而篇

漢儒解極為中尚書洪範皇建其有在孔安國傳曰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

子曰飽食終日章

漢儒雖笨乎字彙去聲粗率

雙陸元虞裕談撰雙陸之戲最盛於唐嘗考其技凡白黑各用六子乃今人所謂六甲是也

格五漢書吾丘壽王傳注劉德曰格五其行筭法曰塞白乘五至五格不得行故云格五師古曰即今戲之塞也

後漢書梁竦傳格五註云前書吾丘壽王善格五音義云筭也說之云筭付碁相塞謂之筭乾宏筭經曰筭有四采塞曰乘五是也至五即格不得行故謂之格五

相傳丹朱愚堯作碁教之云云博物志堯造圍碁以教子丹朱或云舜子商均

愚故作圖纂以教之其法非智者不能也

其處朱均必當如舜於象已使有司治其國政則

為朱均者宜無事事焉孟子萬章上萬章問曰象曰

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象至不仁封之有

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怨焉

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

之有庠富貴之也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

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

民哉雖然欲常而見之故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

庠此之謂也

靜坐性理大全朱子曰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

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須

是靜坐方能收斂

時敬朱子語類問二程專教人持敬時敬在生一浩熟思之若能

每事加敬則起居語默在規矩之內久久精熟有從心所欲

不踰矩之理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章

此援孟子浩然以解此章殊不知孟子言義以生

勇孟子公孫丑上公孫丑問夫子惡乎長曰我善養浩然之氣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

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

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故曰告子

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古曰義以制事尚書仲虺之誥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仁齋乃謂義與勇相似古義蓋義之與勇其趣相似而實

甚殊矣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章

仁齋曰薄也古義稱人之惡者薄也

再見子張篇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彼謂身為連逃數

尚書武成篇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下民怨咨情之常也

尚書君牙篇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

孔子時猶以政治為道

子路篇子路問政條曰文武之政在於方策豈待問乎故諸人問

政皆非為異日從政而預問之也其人方從政而問其所當務也孔子答之亦非泛言從政之道也皆隨其人其時及其所治之土各殊焉

仁齋先生曰夫子之所惡至矣大哉古義全文

程子所謂意味氣象者

論語序說程子曰顧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

但覺意味深長孟子序說程子曰孟子有些英氣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使可見且如冰与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不知子貢所惡惡似是而非者亦与孔子惡鄉原

鄭聲利口同焉

孟子盡心下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惡其亂苗也惡佞惡其亂義也惡利口惡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之章

子曰...

子曰... 不味...

論語徵考卷下

微子篇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章

何晏曰 皇本為馬融說

孟子所謂禹稷顏回同道

孟子離婁下孟子曰禹稷顏回

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

地則皆然

律諸管仲其說窮矣

憲問篇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

柳下惠為士師章

孟子以不恭目之。孟子公孫丑上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君子不由也

古所謂知者其知必於其仁。里仁篇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也不可以長處樂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章

仁齋乃謂孔子言。古義景公既曰以季孟之間待之而不對衛靈公問陳而行之例以此語為夫子之言

齊人歸女樂章

仁齋先生曰至益可証矣。古義全

孟子曰孔子為魯司寇云云。孟子告子下

史遷合二事以係定公十四年。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

聽政郊又不致膳組於大夫孔子遂行

莊周書亦言孔子再逐於魯。莊子漁父篇孔子愀然而歎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章

孔子不能強之漆彫開。公治長篇子使漆彫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或云姓陸名通接孔子之輿而歌之。大全鼈頭焦循

通接夫子之輿而歌鳳有道德則見無道德則隱無道而不隱改以為德衰。焦特園可考

長沮桀溺章

升庵曰至不如作暴揚升庵外集三十六經說部

移易俗莫善於樂孝經廣要道章

其曰天下自有道者本諸中庸道不遠人中庸發揮人外
無道道外無人故聖人因人以立教而不立教以驅人苦夫奇
邪之教高遠尺說皆遠人以為道者而不可謂之中庸之
道也

中庸亦指先王之道而言中庸解先王率人性以建道
故先王之道人性所近故曰
道不遠人也故人學先王之道而務為高遠雖及以行者雖名
為學先王之道然實非先王之道故曰不可以為道也

子路從而後章

逸民伯夷叔齊章

朱張或謂荀卿所謂子弓

皇侃義疏王弼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此孔子

荀卿以孔子子弓並稱而聖人則為仲弓也

荀子非

無置錫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
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為臣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
尼子弓是也又非相篇揭僚注云子弓蓋仲弓也

不相奪倫尚書舜典

可則仕不可則去

小德之川流禮記中庸小德川流大德孰化

如孔子於陽貨是也陽貨篇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焉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孟子以柳下惠為聖人孟子盡心下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

孟子曰聖人之行不同也云云孟子萬章上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云云孟子公孫丑上

又如聖之時者也孟子萬章下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禮記中庸三十章

晨門曰云云憲問篇

孔子曰大臣者以道事君云云先進篇

大師摯適齊章

升庵引通云云外集三十六經說部

惡獻之亞儀禮牲饋食主婦洗爵于房酌亞獻尸

故鄭玄謂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飯有十三飯十五

賈疏謂諸侯十三飯云云註疏共見儀禮有司徹尸又下飯下

周公謂魯公曰章

韓愈筆解施當作弛筆解周公戒伯禽多兵仲尼獨舉此諷哀公不親信賢人爾施當作弛言不弛慢所親近賢人如此則大臣無所怨矣謂施為易非也

周有八十章

升庵引汲冢周書克殷解云云外集

史類

邦君之妻章 李氏篇

色斯舉矣章 鄉黨篇

三巫 孔晁周書注三巫地名

論語徵考癸卷上

子張篇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章

子張曰執德不弘章

人各異德性所近焉貴乎執而不失故曰據過而

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子夏之門人章

仁齋曰嘉善則學

古義尊賢則道立嘉善則學進而亦
能容衆則不棄人矜不能則能濟物此

聖門之法言學者之所當存心而受用也

沒愛衆而親仁學而篇

朱註議其過高非矣

集注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識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

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仁齋先生非之是矣

古義或曰此与死友不如己者之言相及如何彼蓋謂好友之者非曰彼求于我非

也况尊賢則自小人遠嘉善則又不与不善相近不必拒之亦不待拒之也子夏之語言固雖擇友之道而子張之言實使聖人之意者也本非謂大故不當絕損友不當遠也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吹毛求疵

韓非子大體篇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章

孔子曰溫故而知新為政篇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章

不憤不啟云云述而篇

宰我井仁雍也篇

子貢為衛君之問述而篇

孔子曰管仲之器云云八佾篇

舜察邇言中庸第六章

如孔子是亦為政之意為政篇

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篇

子夏曰百工居肆章

亦孔子何有於我哉意述而篇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章

其過如日月之食云云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章

大車無輓云云為政篇

佛法大海信為能入大智廣論起信論可考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章

晏子春秋云云晏子春秋內篇雜上

色容厲肅視容清明禮記玉藻篇

有子曰君子務本學而篇

時措之宜禮記中庸

言必信行必果子路篇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包咸曰言先傳業者云云皇本業上有大字

升庵外集蘓子由云云外集卷數可考

汜勝之為區種法漢書藝文志汜勝之十八篇

書曰賁如草木至此古義文本下有是也二字

學而不倦孔子所自道述而篇作學而不厭

夫扣兩端而竭之孔子所以告鄙夫也子罕篇子曰吾有知乎哉

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言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仁者乃言子游疑其所隱而譏之云云。古義言君子之道昭晰明

白不可得而掩藏，豈可隱之以誣門人小子乎？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章。

仁者乃引是亦為政云云。古義此言仕分學本無二致，以

能裕其事則雖未必學然不違乎學之理學而能及乎人則雖未必仕亦不戾於仕之道可知學而仕然若不稱其職則分不學同夫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此學而優則仕也子夏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仕而優則學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章。

子游曰：吾友張也，章。

猶如仲弓之未仁也。公治長篇不知其仁焉用佞微云它又曰雍也可使南面謂其仁也是

其進德非曩者之仲弓也

子貢廬冢上六年。史記孔子世家

堂：乎張京兆田郎。三輔決錄田鳳字季宗為尚書郎容儀端直入奏事靈帝目送之因

題柱曰堂：乎張京兆田郎此乃唐顏回之所引也佩文韻府田郎下注亦引此而端直作端正入上有每字初學記可考

荀子曰：第作其冠，不禪其辭。禹行而舜趨者，子張氏之賤儒也。非十二子篇楊倞注第作未詳禪當作冲澹謂其言淡薄也讀荀子第當作是第近

通假小意言其冠小耳不禪通雅引嚴遵老子指婦作

亦見曾子所畏，不啻子路也。孟子公孫丑上或問平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

西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

唯顏淵子張以天下善之

顏淵篇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夫

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陽貨篇子張問仁於

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

遂訓師也辟為便辟 先進篇

苟不至德至道不凝 禮記中庸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子莊子之孝也章

仁齋據中庸以繼述為孝之至

古義獻子魯賢大夫其用力立政固多可觀

者而莊子皆能遵守而不改焉夫子言其他孝行有又之所不能者然而皆不若此事之最為難能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父有善改良法而為之子者不能奉承或輒變更之

以徇其所好者世每有之今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則非惟不辱先德且可以光祖業豈其他孝行所能比乎後世史氏傳孝子者專取奇行唯能者稱之抑未矣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章

朱子曰情實朱子當作仁齋

故孔子不貴聽訟

顏淵篇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惟刑之恤哉 尚弓舜典

子貢曰紂之不善章

惡居下流下流解已詳陽貨篇

謂紂之為逋逃

數也尚書武成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

逃 主華淵數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章

君子之德民所具瞻大學君上之德崇高之位民所具瞻出一言行一事顯然乎天下皆和之唯可隱蔽故謂之明德

衛公孫丑問於子貢章

獻足徵也八佾篇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禮記中庸

默而識之述而篇

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易上繫辭

誤解中庸以為親義別序信盡乎道也禮記中庸

道立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

交也孟子滕文公上聖人有愛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故曰為東周也陽貨篇

孔子之於展禽臧文仲或是可已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章

七經具存後漢書張傳註七經詩書禮樂易春秋及論語

近世諸老先生多以孟子解論語童子問上學者不熟

讀孟子必不能達於論語之義蓋論語之律義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之章

升庵曰周易無祇悔荀九家作

楊升庵外集三十
六經說部 經典

叙文首卷易荀爽九家集注十卷不知何人所集編荀
爽者以為王故也其序有荀爽京房馬融鄭玄宋虞
翻陸績姚信翟子玄子玄不詳何人為易必注內文有
張氏朱氏竝不詳何人

堯曰

堯曰咨爾舜章

財成輔相天地之道

周易泰卦象天地交泰后以財
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道宜以

左右民

天工人其代之尚書皋陶謨

舜典天叙秩天工

按舜典當作皋陶謨皋陶謨天
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又天叙有

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又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

義和以天官分主四山嶽為方伯

左傳呂覽合稱二典三謨為夏書呂氏春秋論大篇

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傳公二十七年左傳夏曰賦納以言

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孔子曰行夏時衛靈公篇

舜為百揆曰久尚書舜典納于百揆百揆時叙

古訓皇極為大中尚書洪範皇建其有極孔安國經百天

中之道大立其中

古先聖王欽若昊天以臨民

星辰敬授人時

尚書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

孔子告顏淵為仁唯修身

顏淵篇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

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己而由人乎哉

先聖後世其揆一也孟子離婁下

仁齋又據此章及荀子道經之言而以大禹謨危微

精一為漢儒偽作

古文尚書大禹謨篇無載此言加以人心道心危微精一等語然見此篇唯曰舜亦以命

禹則堯之命舜舜之命禹皆止此二字而先危微精一等語可知矣按宋明諸儒或疑大禹謨之非真古文為漢儒偽作大抵依微諸經論孟中語併竊其字句而緣飾之而荀子亦引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二句稱道經曰而不稱虞舜則知此語本非堯舜才受之語明矣蓋唐虞之際其言論平易朴實專在於知人論政之間而無後也心精微論故知大禹謨篇實出於漢儒之手而堯舜告命之詞止於此二十二字耳矣荀子解蔽篇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

蓋民心可畏如朽索之馭六馬

尚書五子之歌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孟子譏子莫執中

孟子盡心上子莫執中執中乃近中

皇皇后帝

仁齋以古者世官子孫相守解

古者世官子孫相守官廢則事曠故脩

春秋譏世官則公卿大夫不世官古之道也

公羊傳

三年尹氏卒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礼也

寬則得衆

前篇子張問仁章

陽貨篇

至於其以論語無公字

宋儒則懲美吹竽者

此已

古公字下見於論語據章篇當作思字

宋儒所謂天理之公其原誠出老莊之見焉

古宋儒每以

公字為學問之緊要曰天理之公曰公而以人

之是也然公字

見老莊之書而於吾聖人之居无之何者是是而昨非少无

所偏私謂之公然不擇親疎繁而行之則必有害於美夫父

為子隱子為父隱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

門弓而射之則垂涕泣而道之不可謂公然人情之主道之

所存也故聖人仁以尽其愛以立其辨猶天道之有陰陽

地道之有剛柔不可偏廢也故仁而无則墨子之仁不可

行也義而无仁則楊子之不可從也若居仁由則不待

言公而自无所偏私焉

無偏無黨皇極之敷言也

尚書洪範五皇極皇其極欽時用敷錫厥庶民無

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惡遵王之略九偏无黨
又皇極之敷言是是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禮記大學
執一而廢百孟子尽心上

子張問於孔子章

求仁而得仁述而篇

宋儒一事之仁見述而篇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章考

及答子貢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
仁者衛靈公篇

或以督成解之古不
戒而督其成功

三令五申史記列傳孫武傳

暴君滕文公上

桀紂帥民以暴禮記大學

子曰不知命章

先儒多以吉凶禍福言之性理字論命有理有氣條如

富貴賤壽夭禍福如所謂死生有命有莫非命也之命是乃就受
氣之短長厚薄不齊上論是命分之命又一般如孟子所謂仁之
於父子之於君臣命也之命是就稟氣之清濁不齊上論是
說人之智愚賢否語孟字天命部三條孔氏疏曰命猶令也
令者即使令教令之意蓋吉凶禍福富貴壽夭皆天之所命而非
人力之所能及故謂之命也何謂天之所命以其非人力之所
致而自至故總歸之于天而又謂之天道

一毫偽妄也

禮者德之則也禮記仲尼燕居篇目巧之室則有與

先王之法言孝經卿大夫章

非此而知亦目巧耳

禮記仲尼燕居篇目巧之室則有與
作鄭注謂但用巧目善意作室不由

法度猶有與作賓主之處也

孟子知言知它人之言也公孫丑上篇

孔子聽訟吾猶人也顏淵篇及禮大學篇

王者出征告諸天受命于廟受成于學還亦獻

馘于學

禮記王制篇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
禘禘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

罪反親奠于學以訊馘告

